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十四回 安太醫遭讒先避跡 聞參謀高隱款名賢

話說安道全出了相府，想前日奉差時，諸大老多有餞贈，如今正務已完，好到各家探候。回寓帶些高麗紙筆之類，街上僱一個小間的兒跟了。到城外拜張尚書，款住接風，宿了一晚。次早進城就去拜宿太尉，入朝未回，就打發跟的小廝，坐在客座等候。宿太尉午候才回，安道全上前參拜，宿太尉連忙攜手，竟進書房內坐定。太尉道：「你可知蔡大師噴你藥死他愛妾，密揭奏你偷情外邦，結連反寇，許多說話，已發大理寺勘問了。」安道全如劈頭冷水一澆，滿身發抖，半晌答道：「並無此事。」太尉道：「有個對頭，是醫官盧師越。」安道全方省得被阮小七斥辱之事，懇求道：「醫士從高麗回來，海中翻了船。幸得舊友李俊救起，送行李盤纏得回。果是與樂和寄書到登雲山孫立，盧師越被阮小七呵斥了幾句，這是有的。若說藥死他小夫人，醫士有起死回生之術，這般病症，那樣藥方，怎麼會死？這個緣故，一些不知。求恩相憐憫垂救！」宿太尉道：「別的事還好主張，這是奉著嚴旨，又是蔡太師先進了密揭，怕一時分解不來。要留在府中，恐一時漏泄，蔡太師見怪。你不可回寓，出京遠避，再看機會與你分理。」安道全只得垂淚作別。太尉道：「且慢，待我送些行李盤纏，方可遠行。」吩咐院子：「取幾件衣被，包裹好了五十兩銀子來！」不多時，院子取到。安道全感恩拜謝要走，太尉道：「且慢！大理寺仰開封府提人，拿你不著，定然城門上要盤詰。你可換上衣帽，做承差打扮，叫院子送你出城，原到南方去。」安道全千恩萬謝而別，同院子到封丘門，果然守城門的官校奉開封府明文，緝拿欽犯安道全，凡出人的俱細細盤問。見安道全、院子出城，認得是宿太尉府中，不敢細查。直送至郊外，謝了院子，背上包裹，惶惶似喪家之狗。正值隆冬天氣，朔風凜凜，白日無光，衰草連天，黃沙卷地，好不悽慘！他原是文弱的人，不慣走長路，思量僱個頭口，前路又無定向，寫到哪裡，只得一步挨一步慢慢的走。到晚投下客店，打一角酒，一頭吃，一頭想道：「早知有這場是非，淹死海中倒也乾淨。金龜島是個好去處，李俊留我，不來也罷。那李俊將來必然發跡，只是遠隔海洋，怎好過去？沒來由與樂和寄信，連杜興恰是兩番了。登雲山雖可容身，我已跳出火坑，怎地又走進去？」胡思亂想了一回，吃完酒，炕上宿了。

早起五更又行，離東京不上六七十里。只見兩個人趕上來，叫道：「安先生，你到哪裡去？」安道全吃了一嚇，回頭看時，卻不認得，支吾道：「我自姓李，要到南邊去。」一個笑道：「不要瞞，我是宿太尉府中幹辦，昨日大尉叫院子送你出城的。」安道全道：「我一時慌迫失膽，得罪了二位！可知我出城之後，開封府有人到府中尋訪麼？」幹辦道：「開封府有這樣大膽，敢到府中尋訪！只是貴友蕭讓、金大堅拿去解到大理寺了。」安道全跌足道：「怎好累他二人！如今二位到哪裡去？」答道：「太尉差到杞縣下書，明日就回的，只在前邊分路。」安道全道：「自己脫逃，帶累別人，心上過不去。我要寫一封書謝太尉，並懇周旋二人，求二位帶轉去。」幹辦道：「你的事重，不可分解。他二人不過著他根尋，太尉自然肯用情的。」把手指道：「到那酒肆中打了中火，你就寫起書來。」三人走進店中，喚酒保拿過酒肴吃了，安道全借筆硯寫了書柬，取一兩銀子送與兩個，把書呈送太尉，又自還酒錢。出門不上三里路，兩個自分路去了。

安道全聞了此信，又增憂悶，一發走不動。捱了十多日，方到山東地面。若有牲口，一日走兩站，客店是有定所的。他是步行，隨路宿歇。看見日墜西山，路上人少，巴不到宿頭，肚中饑了，腳又酸疼，問到歇處，還有十里。長吁短歎，又過一二里，望見一座村坊。官道旁有一所莊房，門前兩三株古木，屋背後枕著山岡；左邊一條小石橋，滿澗的水澌；有一老梅橫過澗來，尚未有花，一群寒雀啄著蕊兒，見人來一哄飛去。裡邊走出兩三個小童，袖著書包回去。隨後有個人出來關門，高巾道服，骨格清奇。安道全向前拱手道：「在下是過路的，不合賤體羸弱，一時巴不到宿頭。斗膽欲借貴莊權宿一宵，房金明日拜納。」此時夜色朦朧，月光未上，識不出人。那人對面一看，見他氣象儒雅，且說得恬淨，答道：「是斯文人，不妨。只是荒僻有慢，請進裡邊來。」安道全隨入草堂，作揖坐下。裡面小廝點出燈來，放在桌上。兩個面龐相對，看得仔細，那人道：「尊駕可是安先生？曾在東京會過。」安道全有事在身上的人，不敢即便應承，便問：「足下上姓？廝熟得緊。」那人道：「小可便是聞煥章。」安道全方才放膽，道：「久違芳范，一時稱呼不出，足下便是。」

聞煥章大喜，重複施禮，進去一晌，方始獻茶。說道：「安先生，你供奉朝廷，王公大人不時晉謁，車馬盈門，怎生獨自一人來到這裡？」安道全道：「奉旨到高麗療痊了國王的病，回到海中翻了船，險些傷了性命。幸得有人救起，名利之心已冰冷了，思量回到敝鄉，圖個安閒。不想得遇台兄，連日客途，心緒不寧，今晚可以穩睡了。」又道：「台兄與高太尉交厚，何故卻在此間？」聞煥章笑道：「哪裡什麼交厚，勢利而已！生無媚骨，曳據侯門，非我所願。來此避喧求靜，教幾個蒙童度過日子，倒也魂夢俱安。」談論之間，小廝捧出酒肴，相對而飲。聞煥章道：「先生此來，自非偶然，昨夜先有吉兆。小生無子，單生一女，年已長成，性頗端莊。拙荊亡過，主持中饋，全虧是他。不意得一奇疾，白晝昏沉，終夜不寐，肌膚憔悴，飲食減進；又且獨言獨笑，精神恍惚，遠近無有名手，再醫不好。幾遍要來迎聘先生，恐貴冗不能遠來，又家寒難措輿從之費，所以未果。今日從天而降，小女可以得生了！」安道全道：「診脈必須平旦，自當效力。」兩個俱是高人，情投意洽。飲至更餘，用過晚飯，引至書房安歇。土垣茅屋，紙窗木榻，瀟灑無塵。又啜一杯茶，聞煥章叫聲安置，自進去了。

安道全連日勞頓，客店裡未免有些戒心，此間高枕無憂，一覺睡去，直至紅日三竿方才起身。梳洗畢，用過早膳，聞煥章迎進臥室。聞小姐在帳幔中伸出玉腕來，安道全調和氣息，細心體認，審過左右手三部九候，說道：「脈理已明白了。只是古方書上說得好：『病有四要：望、聞、問、切。』不揣要看小姐面龐一看是何顏色，方可定那藥案。」聞煥章教養娘揭開帳幔，安道全略看一眼，面如滿月，眉細目清，好個福相，只見色帶浮紅。回到書房內，論道：「小姐這症是七情所傷，以致神魄失守，陰陽互格的症候，須得一月之功，方可痊癒。」聞煥章道：「先生真神人也！果是荊妻亡過，小女至性過人，終日悲泣，以致如此。昨晚不曾說完，小女病劇，小可望空祈禱，夢一天女對我說道：『明日天醫星至，病自得痊，後為一國之母，不可輕許了人。』今得道兄驀然枉臨，豈不是天醫星！國母之言，只是未可深信。小可寒素之家，那有貴戚來聘！若是眼前這班權要富貴，又不在我眼上的。」安道全道：「令愛脈理清而純，相貌莊而厚，自配大貴之夫。天緣必然湊合，不必掛懷。只是藥餌不備，怎處？」聞煥章道：「不難，此間離東昌府只有二十里，應用的藥先生開出來，遣人贖來便是。但要屈留一月，唯恐歸思難阻，又且簡褻有慢。」安道全道：「既蒙見委，自當始終其事。」聞煥章大喜，開下藥帳，教人到東昌贖了回來。制炮得法，服下去便覺寬舒，晚間熟睡。

安道全恐露圭角，只在書房靜坐，再不出門。將及一月，小姐病已痊癒，精神倍復。安道全要作別起程，聞煥章留住道：「小女得先生神功治療，已得再生，無恩可報，正當殘冬臘月，道路寒凍，行走不便。盤桓幾時，略等天氣和暖，小盡芹意，方可送行。」安道全稱謝住下，與聞煥章朝夕談起，知是正人君子，說也無礙，將身上的事盡行吐露。聞煥章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一發不可就。先生被小人讒譖，都是有影無形的事，且再消停，待我央人到東京探聽，若得寬解，回到仙鄉方為安穩。」安道全因此放心耐住。

一日臘盡春回，大雪初霽，聞煥章道：「橋邊那樹梅花漸開，我同道兄到門外一看何如？」安道全欣然而出。兩個站在小橋上，疏影暗香，自甘清冷，屋後山岡積雪如銀，背著手玩賞。安道全驀然回過頭來，見兩個人帶著行枷，背後兩個人，提水火棍，劈面撞見，吃了一驚，卻是金大堅、蕭讓。金大堅在前叫道：「安——」蕭讓連忙搖頭，接口道：「張員外，恰在此相遇，正要附個信兒，借一步說話。」走遠了二三十步，附耳道：「前日開封府使臣勾拿兄長，不見了，便要我兩個回話。府尹不准訴理，申解大理寺，撻逼得緊。幸得宿太尉申救，從輕發落，刺配沙門島。又吩咐解子不許難為，只是兄長囊中藥資，衙門內都用盡了。」安道全道：「小弟那日去拜宿太尉，方曉得被盧師越讒譖，又換過我定的藥案，毒害蔡京愛妾，故此深恨，密揭奏聞，置我死地。宿太尉叫不要回寓，贈衣服盤纏，送我出封丘門。路上逢著他府裡的人，聞得連累兩位，寄書囑托。行到這裡，會見聞參謀，留住治

他令愛的病，故此耽住。我起初只道牽連兩位，幾日自然無事，不想深累至此。我自身做事自身去當，就一同到東京挺身認罪，釋放兩兄。」蕭讓道：「不可。我兩個不過是干累人，罪名還輕。兄長若去，性命必然不保。況累已過，罪滿回來，再圖出身。所以金兄叫出尊姓，小弟搖頭接叫張員外。」安道全道：「聞參謀是正人君子，通曉得的。同解子到裡面一坐，好談心曲。」蕭讓走回，對解子道：「適遇鄉親張員外，要寫封書信，有屈暫停片時。」

四人同進草堂，聞參謀會意，忙備酒飯。寒風凍雪，路上辛苦，解子見了熱酒，流星趕月的吃。安道全又慇懃相勸，不覺沉醉。聞煥章道：「天色已晚，到宿頭還有十餘里，不妨在此草榻。兩位是故友，可以擔待的。」解子醉了，正走不動，趁便說道：「兩位有宅眷在京，況且宿太尉囑付過的，我們公人也看好歹，只恐打攪不便。」就先吃飯，到房內安歇。

四個添酒肴，吃了一會，安道全致謝道：「我命運乖蹇，遭此奇禍，就死也是該的。牽累兩位兄長，於心何安？」金大堅道：「朋友們義氣為重，替死何妨！只有賤眷們在京中無人照管，未免耽心。」聞煥章道：「小可有個見識。小女幸得安先生醫好了病症，無可報效。今日兩位既為安先生牽累，小可理當分憂。兩位長兄何不修起家信來，小可親自進京，接了寶眷來與小女相依，日後遇赦回來，重複完聚，尊意若何？」蕭讓道：「兄是古德君子，可以托妻寄子。若是恁地，我們到沙門島也安心了。」吃過晚飯，二人各自修書。安道全取三十兩銀子，送做盤費，說道：「待聞先生接到寶眷，安頓好了，我去泰安州進過香，就來島中相會。」當夜宿歇。五更又吃酒飯，灑淚而別。

過了兩日，聞煥章收拾行李要到東京，安道全修一封書，去謝宿太尉。聞煥章到京，把蕭、金家信與二位娘子，說知來意。次日參謁宿太尉，呈上安道全書札，太尉拆開看了，說道：「難得足下如此高誼！去對安警官說，事雖冷了，尚未可出頭。近因朝廷與大金通好，謀伐遼國，蔡大師日進朝堂共議軍國大事，無暇料理細務；我又向大理寺講了，故此蕭讓、金大堅得從輕刺配，不然要問連坐的罪名哩。」聞煥章道：「安道全蒙太尉深恩，蕭、金二人又得垂救，銜結無既。」太尉道：「本欲留足下小伙，也要進朝堂議事，不敢有屈了。」叫院子取書儀相送，聞煥章拜謝出府。到蕭、金寓中，二位娘子束裝已完，僱兩乘車子坐了，自己上牲口，取路到東昌，往返一月有餘。且喜路上平安，到了莊門，下了車子，各收細軟包裹進去。

原來蕭讓也有一女，年方二八，容貌秀麗，姿性聰明，女紅針指無件不精，更兼父親教他，文墨皆通。二位娘子俱備賢惠，平日同居，如妯娌一般。安道全見過禮，聞小姐接進，口稱嬌嬌，甚是親熱。見蕭小姐才貌，互相敬愛，親姊妹一般，真是異性骨肉，和順得緊。聞煥章對安道全說道：「太尉說，京中事務，雖是冷了，還要隱秀。前日與大理寺講了，蕭、金二人故得放鬆。他又送書儀與我。朝廷新與大金通好，不日出兵，夾攻遼國。都是童貫、王黼主張，滿朝文武知非良策，那個敢開口諍諫！恐不日有一番大變故，蕭、金二位娘子出京倒好。倘日後有事，女流之輩，怎好支持！」安道全道：「多虧先生為著小弟費一番跋涉，真是古人所難。蕭、金兩嫂已到貴莊，萬分安妥了。天氣和暖，東嶽聖誕已近，小弟進過香，去沙門島回覆他一聲，明早就行。」聞煥章知留不住，置酒送行。蕭、金二娘子道：「伯伯進過香，千萬到那邊一看。有個家信煩伯伯捎去。我們有些積蓄，可以度日，不必掛念。」安道全又囑付一番，謝過聞煥章，五鼓起身，背了包裹，竟向泰安州進發。

行了兩三日，晌午時分，走得饑渴，道旁見座小酒店，進去揀副座頭，放了包裹，叫打角酒來，有什麼素菜點心，一發要些。酒保取角酒，一碗麻辣煏豆腐，一盤素卷蒸。吃完了，正要起身會鈔，見兩個人也進店吃酒，叫道：「張員外，你到哪裡去？」安道全看時，卻是解蕭、金二人的解子，答道：「我到泰安州進香，二位到沙門島，恁地往回得快？」解子道：「不要說起！經過登雲山下，撞出一伙強人，劫了兩個秀才上山，要殺我們。原來那秀才和強盜是一般的人，看來是舊相與，虧他二人力救，饒得性命。那大王倒好，賞二十兩銀子與我們做盤纏，打發回來。員外去進香，路上香客正多哩！」安道全別了出門，尋思道：「他二人在登雲山權且安身，省得到那沙門島經這風浪。我進過香，就到登雲山看他。」又想道：「神行太保戴宗聞得在岳廟裡出家，尋著他便好作寓。」

又行兩日，到了泰安州，尋問戴宗，果然在岳廟裡。廝會著戴宗，不勝之喜，問道：「安先生，你在東京供奉，怎得到此？」安道全道：「有許多曲折，一言難盡！」便把前邊事跡說了，今特來進香。戴宗道：「皇天再不容人安閒的！似先生這般高品，又惹出事端！我所以看破了，納還官誥，誓不入利名場中，出了家，盡是散誕。今日是三月廿六日，且消停一日，後日早上進香。」擺設素齋相待，共談心曲。安道全道：「明日總閒在這裡，聞得海中日出甚是好看！」戴宗道：「只要起早些。」說罷就寢。

到五更，戴宗引安道全到日觀峰上。其時尚早，星斗爛斑，海中墨黑。停不多時，見一道紅光從海底透上來，霎時霞光萬道，一輪紅日湧上，照滿乾坤，無一點煙霧。兩人坐在大石上，漸漸看見升起數丈，方走下峰來，下面還是黑黢黢的。早飯後，各處遍覽勝跡。廿八日三更，聽得一派仙樂，與聖帝上壽。安道全沐浴更衣，捧了信香，同戴宗到嘉會殿的山門前，望見上山進香的，一帶火光，足有數十里遠近，火龍金蛇一般。霎時間，人山人海，捱擠不開。龍香寶炬，瑞氣氤氳，果是萬年香火。禮拜已過，下得殿來，壘台上原有教師，只是沒人放對。安道全道：「當初燕青與任原相撲，何等氣概！今皆煙消灰滅了，可歎，可歎！」回到廟中，對戴宗道：「院長，你昨日說皇天不許人安閒，你看那輪紅日，東升西沒，萬古奔忙，天也不得安閒哩！人要見機，得安閒處且安閒。我在朝廷供奉，往來都是王侯貴戚，鑿貌辨色，鞠躬盡瘁，有何意趣？倒不如院長放下名心，逍遙自在！我一時口直，被人讒譖，若無宿太尉救拔，送我出城，已作刀頭之鬼！自己受罪是應該的，又連累別人拋家失業，心上大不過意。如今把他家眷安頓好了，到登雲山回覆一聲，重到這裡和院長出了家，做了道士，雖不能羽化登仙，眼前落得清閒。況久混紅塵，受盡波奔，還不得乾淨哩！」戴宗道：「安先生，你有妙術在身，四方相求的多，那容你自在出家。只怕到登雲山，弟兄們就不放你轉身哩！且再消停幾時，慢慢去會他不遲。」正敘論間，見香火道人來說道：「本州太爺來拜院長。」戴宗道：「為甚麼事來拜我？」安道全道：「恐怕為我身上事。」戴宗道：「未必。你且在後房，看他來有何事故。」有分教：兵戈動處搖山嶽，羽檄交馳見廢興。不知州尹畢竟來恁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此回寫得兩賢相遇，並無矯飾。蕭、金不出怨言，聞煥章慨然托妻寄子，世人盡若此，絕交論不必作矣。○岱頂觀日出一段，高懷遠想，稗乘家無此寄托。）